



TOUMING DE YE

“青春黑匣子”叢書

透明的夜

——三十歲女人心理探秘

●長江著

中國發展出版社

“青春黑匣子”叢書

透明的夜

一三十岁女人心理探秘

●長江著

中國發展出版社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出版部编

主 编： 傅溪鹏 胡守文

副主编： 王春元

责任编辑： 张丹

透 明 的 夜
——三十岁女人心理探秘

长江 著

*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金果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05 千字

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统一书号： ISBN7—80087—063—4 / G · 20

登记证号： (京)070 定价： 3.49 元

打开心理奥秘的钥匙（序）

心，大海，宇宙……

有风平浪静，有明媚春光，有诗情画意；

有惊涛骇浪，有狂风暴雨，有雷鸣电闪……

一颗心，有一个阴沉的“雷”区。

一个小小神秘的角落，

一个难以捉摸的角落，

一个不可轻易触及的角落……

有风暴，有雷电，有狂涛……

年轻人的心理“雷”区，尤为时云时雾，时风时雨，时冰时雪……因为它还不成熟，还很稚幼，甚至还有些无知……

你探究过这个小小的“雷”区吗？也许有，也许没有。可你寻觅到什么了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你体验过其中的滋味吗？也许它有时是简单的，明朗的，清澈见底的。也许它有时是复杂的，隐晦的，神秘莫测的。

为什么在人生路上觅寻不到方向？为什么在漫漫征途上寻找不到目标？为什么在茫茫人海上形影孤单？为什么在心中有那么多解不开的愁结？为什么在十字路口徘徊？为什么……这不就是青春征途上的一个个“黑匣子”？

青春的“黑匣子”是不是就在你的内心深处？为什么这个“黑匣子”里隐秘着那么多人生考卷？

进入青春期的青年男女，在生理上尤其心理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生活、学习、求知、就业、交友方面，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惑与障碍，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烦躁与不安，会漂浮着莫名其妙的苦恼与彷徨？会……

婚恋可能充满着罗曼蒂克的爱之芳香，也可能洒下令人悔恨的泪斑。跋涉过青春期的多少春秋，仍没有到达宁静的港湾？可你依然渴望筑个爱之巢？抑或孤顽地追求潇洒自如逍遥自在？你觅寻爱之小径？你遭受过感情的打击？你……

你希望把爱之巢装饰得更为美丽漂亮？你希望精心耕耘一片爱之土壤？你的“爱之巢”给你带来了幸福？带来了快乐？带来了苦痛？带来了负担？带来了愁闷？带来了焦灼？

婚姻的破裂又给你带来了多少创伤？多少怨恨？多少困惑？你辗转不眠？你心力交瘁？你希望营造理想的独身小屋？你企盼再有一个充满阳光的“小家”？

装满隐秘疑虑的“黑匣子”，能不能启开？有没有钥匙？

《走通心与心》、《两半球的碰撞与交融》、《摇曳的花季》、《没有停泊地》、《透明的夜》、《同是天涯客》和《灰色王国的曙光》这套“青春黑匣子”丛书，便是一把把闪光的钥匙，便能启开你那人生路上的一个个“黑匣子”。

这套导引人生之路的小册子的作者编者，多半是生活在年轻人中的年轻人。有亲身的体味，也有他人的经验，又有社会的“积淀”；他们道出了年轻人的心声、渴望与追求……

这些人生的钥匙，年轻人需要它们；年长的人也需要它们。因为，为人父母的、为人兄长的、为人长辈的，为人上司的，都应该为小辈们的健康成长承担责任！相信，这套丛书，会成为年轻人生活道路上的伴侣、挚友；会为你开启封闭的心扉，扫除胸中的忧虑，拂去脸上的阴霾；为你带来和煦的春风，带来明媚的阳光，带来灿烂的明天……

傅溪鹏

1991年中秋节于北京“古榕斋”

目 录

打开心理奥秘的钥匙 (序)	傅溪鹏
是否女人并开篇话	1
第一章 想要有一个家	6
刽子手: 冷漠	7
办公室的故事一	10
办公室的故事二	15
悄悄留下的化验单	19
意外的父亲	23
是否要求丈夫的太多	27
离婚不是出路	30
生命曾熔铸在一起	36
缺什么补什么	39
如何变得更聪明	45
灿灿红果山	49
第二章 生命千载难逢	52
回来了母亲	54
也作妈妈	60
珍惜“创伤”	62
“电线杆”矮下去	64
猫皮手套	68
长命百岁	72
无限的心	78

永远的雏鸽	84
第三章 风儿吹动船帆	90
无形的柱子	92
永恒的“丈夫”	95
寂寞心	98
梦断十年	102
被生活吓了一跳	104
知遇之恩	110
害怕离去	111
苦命的选择	116
无法堕落	118
“失恋”的痛苦	123
白色鼓励	126
第四章 任凭精彩无奈	132
离不开喝彩捧场	134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136
辛苦的脸蛋儿	139
欲望正浓	142
闭嘴,“水性杨花”	146
爱,就是永远的注目	149
别让女人燃烧	153
爱的错误一	157
爱的错误二	161
能否作成女人并结束语	166

是否女人并开篇话

三十岁的月亮昨晚爬到头顶，我开始悄悄问自己：

我是个女人吗？

女人。这是多么凝重，多么五彩缤纷，多么实在而又丰满的人生称谓。

——顶女性成熟的桂冠。

如今的时代较比从前变得温柔和与人为善得多。如今，我们常能看到即便是四五岁的小孩子，也敢指着挂历、杂志封面或电视荧光屏的“美女”大声喊叫：“瞧，那女人多漂亮！”“我的天呀，这女人怎么这么丑！”而我们小的时候，只会说“这阿姨”“那姑姑”，长大了才学着社会的习惯一味地称呼自己和自己的同性“女同志”，调侃一些，“女同胞”。对于“女人”，我们是轻易不敢问津的。仿佛这个词不登大雅，尖刻一点说，不大干净，谁都羞于上口，谁都避之唯恐不及。又仿佛这个词是一片阴云，一瓢污水。有的时候，它甚至专门要和那些行为不端、口碑不好的女性发生联系。

今天，时代确实进步了。时代变得不仅温柔，与人为善，而且努力地去做到公允。

人们渐渐把许多事情一一还原到本来的意义上。不再指鹿为马，不再专横霸道，不再附加更多社会的、传统的、政治的含意。“女人”也获救了。所有人都开始朗朗上口，像称谓任何一位成熟男性一样地称呼成熟的女性，特别是那些有知识、有魅力，身心俱已成熟了的女性，人们在冠以“女人”之称对她们发表议论时，或多或少还夹杂着一些尊敬的意

味。

时代终于批准我们做女人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在社会对人的原初本性呼吁回复的强烈要求下，我们真是幸运！

可是，我们做得了女人吗？我们能够赢得真正做女人的资格，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好女人吗？

月光下，花草沉沉入睡，鸟兽收拢羽翼和四肢，我还在悄悄问着自己，回忆着如烟如缕的往事，品评着身边左右的生活，试图为自己找出一个有力的说明，以了却许久积郁在心底不舍不去的疑问。

那么，三十岁的女性究竟算不算得一个合格的女人？

我们已经吹灭了三十根花花绿绿的生日蜡烛。已经出嫁婚配，为人生子。已经确立了事业，抱定了人生的某种固定目标。

至少，从外型上看，我们已经成熟。

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细如麻杆，而且放弃了那种审美追求，相反，日益茁壮了起来，身体中每一处该丰满圆浑的地方都一如鼓胀的风帆。我们的面孔也更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丰富，鱼尾纹适时而又无情地向两边眼角游来，对此，我们既恼怒又无可奈何。

从心理上看，我们品尝过了人生的许多滋味，经受了荣与辱、爱与恨、水与火、成功与失败、如意与失意的各种生活磨难，历经沧桑，虽然这些沧桑不算过于沉重却也颇具象征意味。用眼下最时髦的话说，我们潇洒过、深沉过，曾经为了理想而克己奋为，也曾因理想的破灭而叹息、绝望。

我们能够撑得起一个女人的门面吗？

有一天，我终于对着头上的月亮，像对着一位只会接受和宽容，不会否定和批评的慈祥老人一样勇敢地说：我们是女人了。起码，我，不再想回避。

我确实不是个小姑娘了。生活让我学会了许多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学会了喝酒、吸烟，并且常在这方面被人推崇为“女中豪杰”。但是，我也仿佛忘记了生活里的许多东西，比如大笑。记得十岁的时候，我有个非常要好的女伴，人送外号“傻笑”。顾名思义，十来岁，那是个见了什么都想笑，都要哈哈大笑不止的如花铃般有声儿有响儿的年纪。

我也不再是个天真活泼、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了。我学会了八面玲珑、巧于心计。

我有了些城府，有了些人生经验，有了些对付生活和生活中各式各样人的方法和技术，也有了举一反三、高瞻远瞩的人生批判。我已不大会为偏激的东西一时冲动，也不大会为来自异性的一两句肤浅的恭维而心悸脸红。

我是个女人，甚至是一个狡猾的女人。

不过，在个别的晚上，我还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怀疑自己女人做得是否到家，是否彻底有权把“女人”这顶桂冠从生命之树上摘下来为自己“加冕”——

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还很任性：想要什么，还象孩子一样，立刻便要拿到。上午产生的念头等不到下午就必须兑现。

有的时候，我不想去做一件事情，即使是九头牛也拉我不动。而且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做了会对我的前途带来光明；不做，便会给我的未来投下某种阴影。那我也不做。

在情感方面，我的欲求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我已经为人之母，却时常要从年迈的父母那里讨要他们对一个小女儿般的溺爱；我和丈夫是“老夫老妻”，却时常要求他像初恋时一样对我关照和爱护。而这些情感恰恰都是三十岁以前的我不曾向人讨索过的。

有一次丈夫问我：“你这么‘胡闹’，究竟是长大了还是变小了？”我不知如何答对，抢白他：“过去我狗屁不懂，现在才知道，你说我是长大了，还是变小了？”

我还变得史无前例的多愁善感。

我甚至爱哭，非常爱哭，动不动就哭天抹泪倾盆大雨。一边哭还一边孩子气地大喊：“难道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有几次竟把我的女儿哭得莫名其妙，偷偷笑着遛到另一个房间里去。至于我为什么要周期性地嚎啕发作，理由都是微不足道的。

说老实话，此时此刻，就在我趴在桌子上，埋头整理自己以往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的眼眶里仍然不时溢满泪水，身边是卫士一般陪伴我并始终忍受着我的喜怒无常的一盏桔黄色的台灯。它与天上的那颗大月亮各自守着一方天地，不时给我谅解与鼓舞。

我没有什么理由非要一个人经常暗自神伤，潸然泪下。

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也不应总是这样有失大雅。

但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恰恰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才时常如此，非要时常如此不可。

女人到底是水做的。

我发觉，她们的眼泪绝不仅仅只为了伤心才流。

世界变得太丑恶了，她们要抛洒无助的眼泪；世界变得

太美好，她们的眼泪又不期而来。不光是为了仇恨生活，不光是为了埋葬生活，有的时候，一缕甜甜的回忆，一声柔柔的赞美，一点刻骨铭心的幸福都会让她们自浴泪河。这一点是过了三十岁的女人才能体会得到，才有条件去体会的。

我还是难下结论。关于我自己究竟算得算不得一个合格的女人，能否担得起一个女人应该承担的重负，对女性世界作出成熟的解释。

低头看看，一些比我年龄要小得多的小丫头们，她们对生活、对事业、对爱情所持的态度，那副老练，那副应付自如、那副一切都想得开、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实在令我惊叹。和她们相比，显得幼稚的仿佛是我。

抬头看看，比我年长，甚至年长许多的女性，她们有时也会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做出一些荒唐的蠢事，给世人留下讥讽的话柄。

我又要问月亮：成熟的女人或许不能单单以年龄来划分？抑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女人其实永远成熟不了。即使在她们自认为已经可以收获了的麦田里，还会遗散下几株不成熟的青绿的麦穗儿？

人生整个都是个谜。

三十岁的月亮能够使漫漫长夜变得渐渐透明已经是一件不易的事情。

第一章

想要有一个家

想要一个家。

还是在很小很小的年纪时就曾这样憧憬过。每个小姑娘都想。每个小姑娘都会做梦。

那时候，家，对于我们年轻的味蕾来说是一道美味佳肴。

后来我们有了。每个长大了的小姑娘想要的，上帝都给了她。我们的舌头不再贪馋。

可是很快，我们便对家爱也不是，恨也不是起来。

有人开始接过前辈口传的真理，把家、把由婚姻带来的家庭比作锁链。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深深的无可奈何是我们最头疼的事情。“过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要对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抱怨，丈夫们抱怨的对象是妻子，妻子们抱怨的对象自然是丈夫。人们似乎忘了，自己的那一条“锁链”，当初，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争抢来的？有人为此冲破了重重阻力，甚至做出了天大的牺牲？

砸碎链子并不困难。但链子消失了，沉重是否也会随之消亡？

刽子手：冷漠

人们不大喜欢那种女人，只要说起她们的丈夫、婚姻和家庭，就满脸愁云，一肚子委屈。特别是在遇上一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之后，她们的丈夫便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引诱她们堕入痛苦与不幸的魔鬼和阴谋家。尽管，我也知道，一向不吭不哈的女人对她们的丈夫也未见得就那么十分满意，一往情深。

说起家庭婚姻和丈夫，三十岁的女人无疑是最热衷和最

活跃的了。她们还像入水不久的初泳者，对身边随时可感的水温、流速，脚下的沙石瓦砾、头顶变幻莫测的天空，样样都深怀感慨，因此喋喋不休。

她们常在一起说什么？

说她们最容忍不了的事，最不能容忍在丈夫身上发生的事。

她们的丈夫怎么了？她们的丈夫变了，变得不再象初恋的时候那样视她们如心肝宝贝儿了。她们的爱情生活不再时时笼罩着罗曼蒂克。她们的丈夫日甚一日地变得麻木、平淡、慵懒和万事不屑。于是女人们便要叫喊，要发泄，像得了传染病一样，各怀各的牢骚甚至仇恨。尽管在这方面，有人比她们更有发言权，比如四十岁的女人，五十岁的女人。

问题的确十分明了地摆在女人们面前。四十岁的女人或许早已对此叫喊过了；五十岁的女人或许早已对此见怪不怪，而三十岁的女人不同，她们非要叫喊不可——她们的丈夫变了，一个一个都变得和从前判若两人！

事实再无情不过。三十岁的女人还不是能够容忍这种无情的年龄。她们还年轻，不，这样形容有失准确。她们正青春勃发，生命旺盛，她们比她们年轻的时候更懂得爱，需要爱。但偏巧在这个时候，她们的丈夫对她们失去了往日的“兴趣”。对于这一点，丈夫们不用说，也用不着解释，妻子的感觉是最好的晴雨表。

这让三十岁的女人、三十岁的妻子们如何是好呢？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遇到这种人生的不幸和情感的困惑。她们在劫难逃。她们好像命里注定，一到了这样的年龄便会遇上这种事。

我不只听过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我的同龄人向我诉苦。

她们总是首先声明：她们何尝愿意在外人面前尽讲自己丈夫的不是？但她们没办法，说着说着就扯到这上面来了。

到了三十岁以后的一天，我突然怜悯起这些女人，同时也怜悯起自己来。可不是嘛，使这些女人怨恨难逝的理由难道不也同样包围着我？丈夫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木头人了，我为什么开始和一截“木头”生活在一起？一段时间以来，无名的烦恼与郁闷原来都是从此截“木头”而发生？

我的心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变得细腻，许许多多清醒的愤怒：早知如此，当初结婚干什么？当初要恋爱要结婚要组织家庭的冲动是那样势不可挡，万死不辞，而我们今天获得了什么？播种的时候，我们亲手埋入黄土的是诗，而今，从地里长出来的却是由锅碗瓢勺组成的一大堆毫无诗意的平淡。如果我们不思反抗和改变，那么我们便只有守着这一大堆平淡，永远再不能重温诗的浪漫和意境。

也许我们所有的女人都错了。也许生活本来不是一首歌，一行诗，而我们错以为正是。也许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值过高，这是我们渐渐生长起来的痛苦和委屈的根源。

我忘不了一个女友十分气愤地对我说：结婚前，她的丈夫爱她爱得怎样怎样，她上哪他上哪，她干什么他干什么，甩都甩不掉。可结婚后，她干什么他都不闻不问，她进商店，他宁愿在外边等着，还恶狠狠地命令她：“快买快出来，别没事瞎寻摸！”

我不冷不热地安慰这位女友：“当然喽，结婚前他不是你丈夫，结婚后你是他妻子了。”这女友听了我的话，把手里正摆弄的一枚发卡一下子掰成三截。

还有个女友告诉我：过去她丈夫能发现她化妆时哪个眉毛画得深哪个眉毛画得淡，口红是浓了还是不够劲。现在她

就是把个脸化得像个丑八怪、傻大姐，他也视而不见。她说他这样，那她还化什么妆？她告诉我，她已经两年没动过化妆品了。

一天晚上，一个不常联系的女友突然给我打电话，边打边哭：我实在忍受不了啦。如今他把我的哭都不放在眼里。可要在几年前，别说我生这么大的气，流这么多的泪，就是稍微皱几下眉头，把小嘴巴撇一撇，他就赶快拥到身边，问这问那，问是不是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惹她心里不痛快，如果有他一定改，一定改。

我还强装出颇有修养地从电话这头劝她：“那你就别哭了，别再和他闹。”

她一听竟哭得更伤心：“我哭，我闹，为的是什么呀？还不是为了让他对我好一点。可今天，我已经哭了三个小时了，他就在那屋抽烟、看电视……”

话没说完，她已经语塞，“咔嚓”一声把电话放了。那“咔嚓”一声却从此卡在我的心里。

从此我才真正开始警惕和诅咒。冷漠，男人对女人的冷漠。丈夫对妻子的冷漠。这是一把匕首，足以杀害爱情乃至婚姻，在我们不及防范的时候，它已经向我们刺来。

办公室的故事一

那时候，我和丈夫还住在办公室。

偌大的北京城还没有一处可供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

那会儿他才从外地调回我的身边。我们刚刚冲破了多年两地分居的阻隔，正需要紧紧拥抱，正需要卿卿我我，恩爱无边，正需要感天谢地，手拉手肩并肩幸福愉快地迎接每一